

代号红叶

DAI HAO HONG YE

郭少荣



I247.5

3126

3

BK85/12

代号红叶

郭少荣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1988·呼和浩特



北京
图书馆
藏

B 505645

代 号 红 叶

郭 少 荣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土默特左旗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10.875 字数: 200千 插页: 2

1988年5月第一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10089·433 印数: 1—14,370册

ISBN 7-204-00095-1/I·11 每册: 2.20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以现代革命战争为背景的，富于浓厚的传奇色彩的侦破、惊险、武打长篇小說。

日本侵略者濒于全面崩溃，其一支驻军在进行垂死顽抗的同时，还丧心病狂地妄图把我国一批珍贵的出土文物偷运回国。对此，我军某部教导团奉命执行“红叶计划”，派遣有着高度革命警觉和精于武功的年轻通讯员刘士武，化装潜入敌军驻地，在地下党组织的协助下，历尽艰险，机智地侦明了文物的密藏处所，巧妙地盗取了敌方的军事情报，配合部队粉碎了敌人的“鲸吞方案”，消灭了进犯之敌，夺回了周宝。

作品语言泼辣，笔触细腻，形象鲜明，情节曲折惊险。浓厚的传奇色彩和紧张的战斗场面的描绘，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，使读者横生、惊心动魄、扣人心弦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飞阁屠杀场.....	(1)
第 二 章	杂货庄奇遇.....	(19)
第 三 章	军阀狂想曲.....	(36)
第 四 章	茶园歌声.....	(58)
第 五 章	全城大搜捕.....	(70)
第 六 章	新伙伴.....	(89)
第 七 章	星野大闹杂货庄.....	(103)
第 八 章	特殊身分的军官.....	(117)
第 九 章	涝池逢险.....	(127)
第 十 章	智救战友.....	(142)
第 十 一 章	暗夜恶斗.....	(155)
第 十 二 章	勾心斗角.....	(165)
第 十 三 章	窝棚里的友爱.....	(184)
第 十 四 章	打入虎穴狼窟.....	(199)
第 十 五 章	探寻大红马.....	(209)
第 十 六 章	石佛寺会议.....	(222)
第 十 七 章	大联欢——假戏真唱.....	(236)
第 十 八 章	巧盗作战地图.....	(250)
第 十 九 章	血溅景州塔.....	(263)
第 二 十 章	地下室的来客.....	(276)

第二十一章	打开营门.....	(297)
第二十二章	盆地歼灭战.....	(310)
第二十三章	夺回国宝.....	(320)
尾 声		(339)

第一章 飞闯屠杀场

一九四四年十月中旬的一个早晨，最后几颗余光淡白的星星刚刚隐去。就在这曙色朦胧的时刻，一匹枣红色的高头大马冲出冀南平原一个叶红柳绿的村庄——红叶村，向远处奔驰而去。

这马光洁如洗，全身没有一根杂毛，就像火炭一样红。这是一匹以强壮矫健而出名的三河马。而它的主人则是一个机智、勇敢、坚强的少年——八路军冀南军区教导团通讯员刘士武。虽然他才十六岁，却是经过几番战斗考验的战士了。

刘士武出身革命军人家庭。父亲是一个军分区的司令员，牺牲于“五·一”大扫荡的战场；母亲就是这个军区教导团的政委靳英。据说哥哥战斗在无形的战线，具体在什么地方，近况如何？就连团首长也不得而知。因为涉及军事机密，谁也不便打听，这是纪律！

刘士武，部队的同志都唤他武子。他有一张坚毅、刚强的脸膛，一双晶莹的眼睛，微微翘起的鼻子露出孩子的稚气。现在他扬鞭策马、精神抖擞地出发了，他要去执行一件非常重要的、艰巨而又复杂的“特殊任务”……

显然，大红马接受了主人的指令，它仰天长嘶一声，便

龙腾虎跃般地顺一条大路向东驰去。

伴着哒哒的马蹄声，远处，在一眼望不到尽头的红叶林里，文工队员们有的在吊嗓子，有的在练唱快板，响着温柔而动听的声音。就在这时，忽然飞进出一串美丽嘹亮的歌声，象一群黄雀儿从前面飞起，把乐曲的音符从半空纷纷撒了下来：

红叶烂漫似彩霞，
不尽江山美如画，
千树万树飞青翠，
热血满腔周天洒。

村头，茂密苍郁的林地，黄连木红叶初染，蓝色的果实一串一串的。树下，站着教导团政委靳英，副团长杨正春，副政委左子明，红叶村村长张大汉，妇教会主任夏老太；稍后几步，还站着女警卫员周文英等。他们目送着武子飞去的背影，间或被委婉、明快的歌声所吸引。歌声奔放激越，动人心弦：

野茫茫，霜森森，
路漫漫，风飒飒，
火把熊熊遍地燃，
十里红树十里花。

歌声的翅膀在蓝天白云下，在金黄色的庄稼地里，在辛勤耕耘、收获的人们的心里疾飞，好象无数抗日军民你唱我和，齐声响应。有知识分子风度的左副政委皱了皱眉头，随后又很快地舒展了。他象发问又象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好一首充满浪漫色彩的抒情歌曲，可惜缺乏政治内容；这是一个童音未脱的少年唱的。”

左子明的这段评语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。稍停，站在他身旁的夏老太用手理了理鬓丝如银的头发，凝视着武子奔去的那条路，有点迷惑不解地问：“喂？我说，武子不是跟大汉进城吗？怎么他一个人这么个打扮——全副武装地朝那条路走了？”说罢，她又向前挪了两步，用手搭起了凉棚，尽力搜寻着大红马和武子的踪影。一看，就知道这是个富有同情心的老妇人。

“嗯——临时变动，他先到三营送一封急信。”身材高大、一团正气、满脸络腮胡子的副团长杨正春瓮声瓮气地说，“然后他再在那儿化妆，按规定的时间和大汉在城里见面。”

“噢，这么回事呀！”夏老太恍然大悟。

“老嫂子，你别急。”一身农民打扮的张大汉插嘴说：“不过半天的功夫，你给夏田大哥，还有你那宝贝闺女杜腾腾的衣衫鞋袜、好吃的东西就送到他父女俩手咧，保险没人打折扣。”

“瞧你，过了四十都奔半百的人哩，还这么猴猫捉器的呢。”夏老太朝武子奔去的方向一撇嘴，拽着袄袖擦拭着潮湿的眼睛，声音哽咽地说，“还是孩子，能不叫人把颗心提在半空！？”

是啊，实在是叫人不放心！三年前，也是在这儿，顺着这条路，她送走了年仅十六岁的独生儿子到城里做抗日救国的地下工作，从那一去再没回来。

“儿童团哪，站岗、放哨、送鸡毛信这些工作，真是狗撵鸭子呱呱叫。”年轻漂亮的左副政委从一棵小黄莲树上摘下一片红叶，然后又扔在地下，似有感慨地说：“把一件重

大、特殊的任务交给他们去干，实在是叫人担心！”

“担心、担心……”四十多岁的杨副团长一说话就像唱大花脸，他瓮声瓮气地说，“军区首长讲话时不是说过？中国和外国历史上，不是有过许多少年英雄，干了许多成人干不了的大事业吗？他们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哈哈，也莫过是一些儿童团员吧！”

杨正春的几句话弄得左子明哑口无言，紧接着他又瓮声瓮气地说：“咱们是共产党人，历史唯物主义者，用不着加那分小心！”

张大汉也插嘴说：“副团长说得着实对，俗话说尿泡虽大无斤两，称砣虽小压千斤。”

一丝苦笑在左子明的嘴唇上悸动了一下，又很快地闭紧了。他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，什么话也没说。可是在心里暗想：军事干部嘛，说话就是嗓门高；而政治人员，就得象演戏一样，表现出沉着、老练、有涵养的样子。否则，就会在“团结”二字上蒙上一层阴影。

这时，杨正春一手叉腰，一手碰了碰左副政委的胳膊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不由自主地说：“啊！红叶计划开始了！”

政委靳英仍在举目远眺，直到儿子的身影融于烟雾中的地平线上，这才若有所思地侧过脸来。她娴静、端庄、身材修长。线条分明的瓜子儿脸黑中透红，牙齿整齐而洁白，嘴的右角长着一颗黑痣。已是四十五、六岁的中年妇女了，看上去却显得既年轻又美丽。从军帽沿下闪动着的一双充满感情的眼睛里可以看出，这时，虽然她毫不动容，但内心极不平静。快一个月了，部队开到红叶村来，为夺回被驻

泉州日本顾问黑山茂太郎所掠夺的一批贵重文物，本团几经挫折，受了较大的损失……她的老战友孟团长还身负重伤，送往后方医院里。现在，冀南军区党委又作出紧急指示：为配合早已打入敌巢的地下工作人员的行动，特命令从她们这个团里抽调一名称职的少年战士，输送到城里某个指定的地点，充当地下联络员，负责递送情报，配合部队夺回文物。军区党委决定里特地指明：少年战士便于潜伏，利于行动而又不易引起敌特注意。命令还着重指出：教导团要不惜一切代价，于本月内完成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使命。否则，接到东京某个大人物指令的黑山中佐就要把这批珍宝起运回国了。这就是有名的代号“红叶”作战计划的主要内容。

派谁去挑这副重担呀？固然本团的适龄少年不乏其人，但大多数是文工队员，卫生人员，不象武子这样从小跟部队转战南北，过惯了士兵的生活，锻炼得那么机智、勇敢、摔打得那么结实、泼辣。值得一提的是这孩子还跟他做特殊工作的哥哥士文学得一身好武艺——骑马、射击、扔弹投石、上树潜水、摔跤武打……而且这明明是与虎狼打交道的危险差事！经过周密考虑，靳英终于通过团党委作出决定，毅然派武子担当这个角色。当然这不是没有分歧意见的，比如说，分管城市斗争工作的副政委左子明同志就有保留。他认为有他在日本洋行混事的同学作为内应就够了，而不必再派他人。据说那同学已经被他拉了过来，成为我们的一名地下人员。最主要的，也就是关键性的分歧，他嫌把大差事派给了“儿童团”。在他看来，这实在是为儿童团而儿童团这种固定观点作样子的。

一声急促的“报告”声打断了靳英的思路，侦察连年轻

的连长汪万祥，指导员宁振芳请他们的首长去慰问伤病员，他们也是为争夺那批文物挂花的。

靳英和葛地向两个部下还礼，说：“知道啦。”然后她又转向红叶村村长说：“大汉同志，你也该行动了吧。”

“哎，首长，我这就上路。”

“一路平安！”副团长语重心长地说。

“擎好儿吧，首长。”张大汉背起褡裢，胸有成竹地说，“咱含糊不了！”说罢，转身顺着一条弯弯曲曲的林间小路走去。靳英和她的战友纷纷向张大汉招手告别，然后又在夏老太陪同下向村子里走去。

金色的平原上，武子催马狂奔。其情景犹如蓝天的飞虹，子夜的流星，不觉多长时间已经蹿出二十多里路。这时，武子凝望了一下天空，无意中发现一种奇特的景致：太阳冉冉升起，它显得巨大而发红，喷射着很不自然的血色；东方的天际上，奇形怪状的云彩，南一堆北一迭的浮动，好象跃出阵地的人马，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搏战！纵然没有呐喊、杀声，但那无音的互相残杀，更加重几分紧张、可怕的势头。那一片片红里透紫的东西，就象流淌着的血浆，简直要从天空泼下来了。这幅庞大而罕见的杀伐图，破坏了武子愉快的情绪，使他的脾气变得焦躁起来。

突然，几下清脆的枪声把武子惊醒，他全身一震，迅速从天空收回视线，同时“噌”一下拔出了匣子枪。急转脸向前方看去，哎呀，坏啦！——在距他只有一、二里之遥的三营驻地，错落排列着一些人家的村庄出事了！那儿猛然起火，浓烟冲上天空，这村庄正经历着残酷无情和极其痛苦的

时刻。武子从马蹬上立起，肉眼已经可见：几个二鬼子手执火把又点燃了几间农舍。他还看见，两个日本兵刺刀上串着老母鸡，大步追赶着一个年轻妇女；那妇女踉踉跄跄疲于奔命。在村头一家门口，一个日本兵正从一个老太婆手中抢夺着什么东西，忽听一声枪响，那老太婆立刻倒下去了！

三营驻地是教导团的前哨阵地，三营是夺取文物的预备队。这地方一丢失，就把团部直接暴露在敌人鼻子底下了。可是他们刚开来不久，怎么就被敌人知道了呢？肯定有问题！武子这么想。没有发现三营一个同志的身影，不存在敌我接火的迹象，武子摸不到头绪，心里很着急。

单骑接近村头。大火在顺风蔓延。烟云遮天蔽日。武子使劲一勒嚼口，大红马嗖地横过身子，它高高地举起两只前蹄，哐哐嘶叫一声，随后“呱嚓”一下把蹄子跺到地上。可能是触着了某种硬物，顿时那儿迸出一串火星。

眼下他已经无路可绕，不是前进就是后撤；而且，还必须快一点，再拖延一分钟就赶不上趟了！

武子俯身向前凑近马头，同时从鞍具上取下一个日本钢盔，好歹扣到头上。那钢盔是个不成器的破家伙，戴上了它，真是既有温度又有风度。

“大红马呀，好伙计！”惶急之中武子在心里说，“咱们不能夹住尾巴逃跑，三营全体同志下落不明，老百姓在遭殃哪！不，我们不是孬种，一定要把情况搞清楚，把敌人引开，救老百姓要紧啊！”

武子急忙打着主意，想凭着大红马这一身本事，从这儿直插过去，把敌人穿个措手不及，穿个乱七八糟，也不一定有什么太大的危险。再说，今天是执行“红叶计划”的第一

天，自己还没有潜伏到城里。万一自己牺牲了，首长还会很快派人顶替他的，部队里比自己能干的小同志多着哩。对，主意打定了，就这样干！

“冲啊！伙计！”武子大声喊道。

“咳咳咳……”大红马一阵急促地嘶鸣，好象在说：“是呀，我的朋友，你想冲到哪里我就送你到哪里。咱们也不是头一回这么干哪！”

大红马和小战士的两颗心脏合成了一种拍律，变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。武子——坚韧、凌厉的武子，圆睁双目，紧蹙剑眉，一声唿哨响处，他和大红马纵身飞过村头的一道小溪，箭也似地射入村庄的火海里。

于是，武子在其革命生涯中掀开了他最激昂和最勇敢的一页。

火海里，鸡飞狗跳墙，牲畜东跑西蹿，不时发出悲惨的哀鸣，没有来得及转移的老人孩子被赶到村子中心，重机关枪冲他们伸长着脖子，寒光闪闪的刺刀对准着他们的胸膛。孩子被吓得哇哇大哭，听了令人心碎，一场大屠杀就要开始了！

两个日本鬼子仍在追逐着一个年轻妇女。那妇女披头散发，眼睛和嘴巴张得很大，样子十分可怜，她拼命地奔跑着，惊叫着。

一个日本小队长交叠起双手，用掌心按着一把战刀，得意地站在一个土堆上。他身后聚集着一些日伪军。看样子这小队长正是具体指挥这场“三光”的刽子手。

轻骑扑了过来，迅猛异常，如神兵自天而降。武子连发数枪，打倒了一个追赶妇女的鬼子；另一个家伙愣了一下，拔腿向另一个方向跑去。大红马冲到了村子中心，日军小头

目一看八路军骑兵出现，一阵手忙脚乱，仓惶组织抵抗。武子向敌人一扬手，“轰”一声，一颗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，也不知道究竟炸死炸伤几个敌人。这时，老乡们一阵哗然如同群鸟飞起，趁机四散奔逃，一时人声鼎沸，军民人等撕扯不开。

武子骑着大红马在村中的十字路口上一个急转弯，夺路向东驰去。就在刚刚拐过墙角的一刹那，几颗弹丸象啾啾的小鸟擦着武子的耳边飞过，射在土墙上，“噗噗”地喷着烟尘。

大红马驮着武子跑出村外。这里是一马平川的洼地，秋庄稼有些已经收割，有些则荒芜倒伏。现在，武子一面奔跑，一面作出这样的判断：作为夺取文物预备队的三营同志和绝大部分村民早已闻讯转移了。特别是三营同志，因随时准备执行特殊任务，没有和敌人恋战，这是对的。武子这么一想，倒觉得放心了。

村外，日伪军开始胡乱放枪，霰弹在武子耳边咻溜飞过。伪军们大声干嚎：“抓活的，上级有令要活的，可别让他跑了！”

武子和大红马汗水涔涔，开始他转着大圈奔跑，一边射击，一边盘算脱离战场的办法。而背后的敌人，却在穷追不舍，有趣的是那些笨手笨脚的伪军，谁也不敢向武子开枪。他们脚步踉跄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追赶着。大概他们以为这是一条顶好的线索，由此引伸开去，可以找到共军主力呢。

突然，一阵尖厉的歪把子机枪点射从右侧响起，武子头上的钢盔应声脱落。这顶不成器的破家伙，拖在马屁股后边叮当作响，不停地擦着地皮向前滚动……原来，那童心犹在

的武子，是用一根细长的绳子把它拴在马鞍上的。

又是一阵歪把子机关枪的点射，枪声凄厉、清脆，武子全身一震，顺着流弹的方向跌了下去！远远望去，一乘空骑在继续飞奔……

在大红马的左侧，武子一只脚踏在马蹬里，另一条腿悬空蜷曲着。肩膀上流出的鲜血，染红了战马的身躯，他和大红马的血汗凝在一起不止一次了。忽然，武子一个鲤鱼打挺又回到马鞍上——妙！原来他干的是个“蹬里藏身”！

“妙！妙！这是超凡出众的表演！”右侧方一片黑松林里，驻景州日本顾问黑山茂太郎中佐，依在一座坟墓的石碑上。双手举着望远镜，对武子的动作和大无畏的精神不胜惊讶，连声喊叫着。

据说，这是“武士道”精神的一种表现形式，“武士道”精神赞叹英雄，蔑视狗熊。谁知道哩，也许这是再虚伪、野蛮不过的哲学了。

在黑山茂太郎稍后几步，分左右站着保安军五县剿匪副司令兼景州联队长赵长伐，侦缉队长梁至科等大小头目，他们都被武子的战斗艺术弄得目瞪口呆。

原来，企图以鲸吞战术吃掉教导团三营指战员的日伪军指挥部，正是设在这片荒寂的墓地。而三营的同志们，正象武子所判断的那样，早已安全转移了。其实，我们的武子也就是顺路来通知他们转移的，没想到敌人却提前行动了。根据原来的计划，武子还要在这里更换衣服，打进城去。现在，衣服换不成了——武子并不十分着急，他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如何摆脱眼前的敌人。而武子还没有料到的是，正当他在战火中穿行的时候，他的每一个动作包括目前仍在马屁股

后边拖着的那顶糟糕的日军钢盔的跳跃滚动，都装进松林后面黑山等人的望远镜里了。

“诸位，据你们的看——”身体肥胖，留着仁丹胡子的黑山、落下手中的望远镜，带着一种狡黠的神情，用流利的中国话说，“这小八路的，他想干什么？”

“报告顾问，这很可能是八路军正规部队派来的侦察员，来摸皇军情报来的。”侦缉队长梁至科抢先说。

“娘的，开裆裤里钻出这么个愣葱，叫人摸不着根子。”赵长伐嘟嘟囔囔地骂道。

黄脸皮的翻译官刘秀仁说：“看样子——八成是他们文工团的马戏演员。”

“翻译官先生，这样说——我们就成为他最忠实的观众了！”黑山叹了口气，蔑视地否定了仆从们的无稽之谈。他不自觉地竖起大拇哥说：“不，我认为这个小孩是大有来头的，中国有句话叫‘来者不善’！”

在黑山左前方的一座坟头上，一名机枪射手正调正方向，准备取提前量向大红马开火。黑山斜眼一扫，大声骂道：

“巴个呀噜！我要抓活的，懂吗？”

“咳！”那射手咳了一声，就勾动板机胡乱点射起来。

洼地里枪声清脆，喊声回绕。从黑松林墓地俯瞰下去：战马如飞，追兵似龟，一个不畏强暴、威风凛凛的少年东突西撞，牵动着几路日伪军在原野上奔跑。现在，武子发挥地熟、路熟的优势，奔大路跑小径，越草丛钻坟场，穿树林、出纱帐，拐弯抹角，上岗下坡，并在马背上变幻着各式各样的动作，拼力和敌伪军捉迷藏。

这时，只见抢先追赶武子的一个伪军一仰身，又一个伪